

第七辑

一九六四年九月

目 录

回忆何键统治湖南时期的几件事·····	曹伯闻(1)
何键军事集团的形成和瓦解·····	彭松龄 黄维汉 胡 达(26)
第四路军在湘黔滇阻追红军北上抗日的经过·····	李 觉(55)
第四路军对湘鄂川黔边区的“围剿” 和“追剿”入滇的概况·····	郭雨林(73)
回忆湘西“剿共”的几次战役·····	戴季韬(92)
蒋军第五十三师追击红军经过·····	李清献(114)
何键在湖南的搜括概况·····	刘岳厚 毛倜群 甘 融 左仲文(122)
我驻军湘西时和主黔政后与何键的关系·····	王家烈(138)
记何键在湘西设厂制造吗啡·····	戴季韬(145)
黄飞贩毒被捕记·····	程藩斌(149)
何键解决陈渠珍经过纪略·····	王尚质(153)
一九二九年常德兵变真相·····	陈扬汉(162)
萧学泰案(宁案)始末·····	李定国(169)
罗介夫被刺真相·····	吴健人(182)
大恶霸地主刘岳峙的罪恶史·····	政协湖南省委员会文史 资料研究委员会办公室(185)
“活阎王”胡风璋·····	欧阳泗(203)
关于湖南“左社”·····	文千之(215)
“马日事变”后湖南各地的大屠杀(三) “马日事变”后醴陵大屠杀的片断回忆·····	程星龄等(224)

长沙东乡白色恐怖一斑·····	罗文浪(236)
“马变”前后反动派在临湘屠杀的片断见闻·····	吴日三(240)
“马日事变”后湘乡屠杀概况·····	宁纯宜 李良佐(244)
大革命时期国民政府迁都武汉侧记·····	谢宣渠(250)

回忆何键统治湖南时期的几件事

曹 伯 闻

何键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七年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统治湖南达九年之久。我在何键统治湖南时期，曾任民政厅长六年，有一段时间，并兼任了湖南清乡司令部和全省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加以我和何键早在一九二一年就在唐生智部下共事（时唐生智任第一师第二旅旅长，我任第二旅参谋主任。何键系第一师骑兵团团长，驻桃源，受二旅指挥。以后唐任第四师师长，我任第四师参谋长，何在唐部下任旅长），多年相处，关系比较密切，他有什么大事，往往找我商量；因此，对于何键在湖南所作所为，知道的颇多。现就个人记忆所及，对当时一些较大的事情，略述梗概如次：

何 键 的 上 台

何键于一九一六年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一九二〇年谭赵之争后，任第一师骑兵团长。以后追随唐生智，水涨船高，步步高升；到一九二七年已任第四集团军第三十五军军长。第四集团军另外还有两个军，一是第八军，军长李品仙；一是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同年秋，唐生智“东征”讨蒋失败后，由谭延闿、程潜和桂系组织的“西征军”继续向唐部追击，何、李、刘等都退回湖南。其时，唐生智已经下野，东渡日本，大家感到群龙无首。于是何键、李品仙、刘兴和周斓（时代理湖南省主席）等四

人组织了一个联合办事处，定期开会，商议军情。这时我任湖南省政府建设厅长，又因我曾在唐生智的老第四师担任过参谋长（何、李、刘等人都是第四师旅长），人事熟悉，他们就公推我为联合办事处秘书长，负责联系，勾通关系。

何键是一个具有很大的政治野心的人。他回湖南以后，表面上和李、刘、周等敷衍，暗地里却另有打算。当“西征军”打到武汉时，他一方面派人和桂系勾搭，同时又以旧属和同乡关系向指挥“西征军”的程潜表示好感，以图在“西征军”入湘之后自己有一立脚之地。对于周斓，则想一脚踢开，取面代之。某次，他对我说：“唐老总下了野，周斓还代理什么主席！我的意见，湖南省政府可以改组，另外推人出来负责。你是不是可以和他们（指李、刘、周等）商量一下，看大家的意见如何？”从这几句话里，我已看出何想当湖南省政府主席的意图。因为在他看来，他们四人之中，以他的资历最深，对湖南的情况也最熟悉，要另外推人负责，一定会推他的。我按照他的意思，试探李、刘、周等人的口气。李、周都含糊其辞，不置可否；刘兴则坚决反对，说：“‘西征军’节节进逼，结果如何，尚不可知。现在要考虑的问题应该是军事问题，而不是省政府改组问题。”由于刘兴的坚决反对，李、周二人不表示具体意见，这事以后也就没有再提了。

一九二八年春，“西征军”李韞珩、谭道源等部直趋长沙，刘、李的军队经潭宝公路向溆浦撤退。“西征军”进入长沙后，湘鄂政务委员会任命程潜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全省清乡督办。这时，何键的军队分驻湘西常德、沅陵一带，已与李、刘等分道扬镳。他看到程潜继任湖南省主席，便通过刘岳厚和程接上了关系，除继续与桂系勾结外，更进一步靠拢程潜，终于在程的荫护

下，被任命为湖南省清乡会办。至是，何在湖南境内不仅保存了实力，而且取得了部分实权。

一九二八年五月，局势突然发生变化，为桂系掌握的武汉政治分会在汉口将程潜扣留，任命鲁涤平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兼清乡督办。何得到桂系的支持，蝉联清乡会办。其时桂系的势力已由桂、湘、鄂、豫直达北平，白崇禧并在北平坐镇。蒋介石对桂势力急剧发展，已经感到不安。一九二九年一月，蒋介石召开编遣会议，企图削弱桂系和其他地方军阀的实力，遭到白崇禧等的极力反对，从此蒋、桂关系日趋恶化。在桂系和鲁涤平的关系方面，由于当时湖南已成桂系联系鄂、豫、平、津的枢纽，等于桂系军队的后方，而鲁是谭延闿的嫡系，谭、蒋在南京正靠得很紧（时谭延闿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对桂系是个很大的威胁。桂系以鲁主湘，本是权宜之计；而这时何键与鲁又因争夺清乡督办署的实权，矛盾加深，致使何、桂进一步勾结共同倒鲁。早在一九二八年春，我住汉口养病，与李品仙、叶琪等时相过从。大家都是老朋友，说话无所避忌。我在和他们的接触中，得知何键同桂系确实来往密切，桂系将领自李、白以下也都认为湖南处于桂、鄂之间，地位非常重要，因而极力拉何，以策应时局的变化。某天，叶琪到我家闲谈，他说：“湖南这个地方要抓住。鲁胖子（指鲁涤平）想过主席的瘾，让他过过瘾。以后的事就要靠何芸樵（何键别号）了。”从叶的这番话，可以看出桂、何已在积极准备驱鲁。一九二九年二月二十日，叶琪率兵直逼长沙，鲁涤平仓皇出走，武汉政治分会任命何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何梦寐以求的统治湖南的夙愿，终于得到实现。

何键是一个深沉、圆滑、善于多方应付的人，平日喜怒不形于色，碰到问题，口虽不言而心中有数，对事常常采用狡兔三窟

的办法。从上面叙述的一些事实中，可以看出他的这种作风。又如联桂倒鲁，何本是主角，当桂军从武汉开抵长沙前夕，他却向鲁讨好，告诉鲁说：“鄂方有军队南开，请预为准备。”并对鲁的撤退，暗为掩护，表示他置身事外。当武汉政治分会任命他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的命令发表时，他又惺惺作态，不肯贸然登台，直至南京政府于二月二十七日任命他代理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电报到后，始由醴陵来到长沙就职。这样，既不开罪于桂系，又敷衍了南京，更有利于他尔后的见风使舵。

何键还有一套笼络手段。他上台以后，承袭封建统治阶级“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的政治哲学，对地方各派势力尽量拉拢、应付。他特别注意谭延闿、赵恒惕和唐生智三个方面的关系。因为这些人都是湖南的头面人物，在地方的历史较久，与各方面渊源较深。同他们的关系处理得好，不仅可以消除阻力，做起事来比较顺手，并可借以造成声势，扩大影响，对巩固自己的统治有利。何键这种用心，在他上台后对第一届省政府委员人选的考虑中充分反映了出来。当他开始着手组织省政府的时候，曾到武汉找我和周斓商量，大体确定了各厅人选。那时蒋介石也到了武汉。何键当将初步名单向蒋请示，经过再度磋商，得到蒋的同意，始由南京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发表。确定何键、贺耀组、叶开鑫、宋鹤庚、陈渠珍、曾继梧、曹伯闻、张开珪、黄士衡等九人为省政府委员。这些人中间，贺耀组是蒋介石指派、得到何键同意的。蒋之指派贺，自有他的用心，贺也有他个人的打算。在何键看来，贺是赵恒惕的人，可以勾通一方面的关系。叶开鑫是赵恒惕的死党，何接受他，当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并且贺、叶都是反对何键的人，现在将他们拉进来，也可使其他的人对何发生好感，重演一下“雍齿且侯”的故事。宋鹤庚在湖南军界资望很

高，在谭赵战争之后，完全依附了谭延闿；曾继梧和谭私交甚笃，在鲁涤平主湘时期，是谭再三动员他回湘替鲁撑腰的；何键利用他们，可以在谭延闿面前讲点好话，也可冲淡一下何、鲁之间的宿怨。陈渠珍是湘西地主武装的代表，笼络了他，对何的根基未固的政权来说，可以起一定的安定作用。我是追随唐生智很久，与唐关系很深的人。黄士衡在唐生智主湘时期，先后任过实业司长和教育厅长，与唐也有一定的渊源。张开琏是何键的亲信，早在赵恒惕任湖南省长时就作过财政厅长，鲁涤平主湘期间，又由何键推荐，担任这个职务。总之，在上述诸人中，不论是蒋介石指派的也好，别人推荐的（如黄士衡的入选，曹伯闻提之于前，叶琪提之于后）也好，何键自己罗致的也好，在何键的想法上，都是符合他拉拢地方势力的原则的。至于他的嫡系将领如刘建绪、陶广之流却一个也没有安排。这是他有意识避嫌的一种计谋。

何键的清乡反共

何键对共产党的刻骨仇恨不是偶然的。他幼年的业师凌恩凤兄弟是醴陵的封建大地主；后来他进长沙崇古学堂读过三年书，这个学堂的创办人王先谦又是最顽固的反动派典型人物；可以说，何键的封建统治思想之所以根深蒂固是有由来的。他搞浏醴游击队起家，就是实行封建武装割据。他以后的官运亨通，是在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八军的前身原是地方军阀部队，虽然它在一九二六年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参加了北伐战争，只不过是政治上的投机，并非本质上有所改变，当革命进入高潮，斗争尖锐化的时候，它的本来面目就完全暴露出来了。何键是第八军的主要骨干之一，政治上、思想上，完全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北

伐期间，他对各地的工农群众革命运动，就非常不满，经常大骂共产党和农民协会“搞得不象样子”。一九二七年三月，何率第三十五军（那时第八军已扩编为第四集团军，何键递升为第三十五军军长）移驻汉阳。不久，上海爆发了“四一二”事变，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公开背叛革命，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进行疯狂的屠杀。他看到形势突变，便蠢蠢思动。四月底，即利用唐生智率领第三十六军（军长刘兴）自武汉继续北伐的机会，在汉口邀集了一次高级将领会议，密商发动反共的军事叛变计划。这时唐部第八军留驻武汉，军长李品仙兼任武汉卫戍司令，被邀参加了这个会议。会后，李深夜来到我家（时我住在汉口），对我说：“你看怎么办！何芸樵逼我真逼得厉害。”我问他什么事，李说：“芸樵硬要我在武汉动手。这是一桩大事情，怎么乱动得！一来没有唐老总（指唐生智）的命令，二来在武汉的军队我不一定都指挥得动（时第四军叶挺师驻武昌），将来闯出乱子，谁来负责！”我说：“这话很对，军人是要服从命令的，没有唐老总的命令，就是不能乱动。”其时，两湖的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许多大地主豪绅逃到武汉，大嚷大叫农民运动“糟得很”。我和李品仙等人在闲谈中也常常说“糟得很”。对于何键的要动手，不是不同意，只是怕将来担当不起责任，因而不赞成在武汉搞。据传说，何键为要发动叛变，曾经请示唐生智（时唐在河南前线），唐的答复是要他就近请示汪精卫。这以后的事我就知道了。但是何键和李品仙等曾继续研究过，最后决定避开武汉，先在湖南动手，因而有这年五月二十一日长沙“马日事变”的发生。

何键在一九二八年“西征军”入湘，程潜任省政府主席兼全省清乡督办，他任清乡会办时，就决心继续完成其“马日事变”

的未竟之“功”，企图将全省革命火焰彻底扑灭下去，把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斩尽杀绝。一九二九年他当了省政府主席和清乡督办以后，第一步便是将清乡督办署改为全省清乡司令部，自兼司令，加强反共的指挥机构。其次是实行整顿团防武装、统一团队经费收支等一系列措施，以逐步把各县团防武装控制起来。何键这样作，是考虑到要实现消灭共产党的愿望，单靠他的军队还不行，有必要把地主豪绅的武装力量充分利用起来。何键对于对付共产党，确实挖空了心思。当时地方团队沿用旧名，还叫“挨户团”。他认为这个名称不好，要改为“铲共义勇队”。我问他：

“挨户团”这个名称已沿用很久，大家都习惯了，为什么要改？他说：“你不知道，共产党祸根不除，地方就永远不得安宁。我们用这个响亮名词，可以大大激发民众铲共的决心。”这里还可附带举一件小的事情，说明何键是寝食不忘消灭共产党的。他在宴会中，常以红色葡萄酒待客，并必举杯对客人说：“让我们干一杯，赤色的东西要一口把它吞掉！”

当时，湖南团防武装共有枪三万多支。何键将全省划为二十二个团防区，各区设区指挥一人，大都以资历较深的县长兼任区指挥，负责“清剿”。一般县长也以清乡反共的成绩作为考核的主要标准。他常常对我说：“当县长就要不怕杀人，婆婆妈妈当什么县长！你今后任用县长，唯一的就是要看这一条。”当时我任民政厅长，有时候没有完全照他的意图办，于是他要我兼任清乡司令部的参谋长，使我无可推诿。

何键对付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除了军事“清剿”以外，还利用军统、中统特务和叛徒进行特务活动，例如中统特务韩中石、军统特务李琼以及叛徒谭影竹等都被何键重用。何键的清乡反共政策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轻纵一人”。当时湖南清乡司

令部（后改为保安司令部）设有参谋处、执法处及副官处等机构。执法处即专司共产党案件的审讯和审核。在何键所谓“大清剿”时期（他上台后的两三年间），每年清乡司令部直接判处死刑的、核准各区指挥部判处死刑的，以及核准各县判处死刑的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常达两千人以上。这还是所谓正式审讯了的。至于未经审讯或在“清剿”战斗中被杀害的，更是无法统计。如长沙县旧“清泰都”铲共义勇队长梁镇球，即任意杀害农民群众和进步人士三百七十余人，其他可以概见。

一九三〇年长沙的两次失守

一九三〇年春，南方的桂、张（发奎）与北方的阎（锡山）、冯（玉祥）联合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一致反蒋，一时声势颇大。这时，何键的处境很尴尬，因为他仍是脚踏两边船，一方面继续保持同桂系的联系，一方面又企图进一步投靠蒋介石。五月间，桂、张军队由柳州、桂林一带倾巢向湖南进攻。何的嫡系刘建绪部节节后退，一直退到衡阳还没有放一枪。何的这种暧昧态度，引起了蒋介石很大的怀疑，于是由武汉行营派刘文岛来湘窥察动静。刘文岛来了之后，何键不能不表示态度，但思想又很矛盾：打，怕同桂系的关系从此断绝；不打，又无法向蒋介石交帐。某天，何为此事找我商量，我说：“我们反正要靠一方的，靠桂系不如靠蒋。当前桂、张、阎、冯反蒋的声势虽然很大，但他们之间意见并不一致，不会同心协作。将来结果如何，很难逆料。”他觉得我的看法很有道理，当对我说：“李宗仁、白崇禧太不给我面子了，硬卡着我的脖子要我投降，这样我不干，我要打。”我这时已兼任清乡司令部的参谋长。几天以后，何即约我偕同刘文岛到株洲去督战。当我们到株洲时，桂、张军队已攻下衡阳，

打到涪口一带，我们住在株洲已能听到前线的枪炮声。这样一来，才释去了刘文岛的疑心。

当时桂、张的攻势很锐，长沙究竟守不守，是大家争论得很激烈的一个问题。何键为此召集了一次军事会议。四路军总部参谋处的意见认为长沙必须坚守，它是省会重地，如果丢了，将来担当责任不起。我和刘建绪则主张放弃长沙，退守岳阳，等援军到达后再行反攻。几经研究，最后何键同刘文岛都同意我们这个意见。刘并即回武汉复命。我当时出此主张，完全是为何键保存实力着想，因为我们既然已经投向蒋介石一边了，他不会不支持我们的，万一岳阳守不住，就退到武汉去，一切都以保存实力为主。刘建绪和我的主张相同，但想法不同。他是想靠拢桂系的，根本不想同桂系打。当我们到株洲时，我问他为什么一枪不放，只顾回头往后跑。他只是说：“打不得！打不得！”从这句话可以看出他的态度。以后何键还是决定要打，他也没有办法。一九三〇年六月五日，桂系军队逼近长沙，何键正准备向岳阳撤退的时候，忽然接到武汉行营的电报，要他率部退守湘西，待援反攻。当我们退到常德以后，谭道源、李韞珩等部自北边，陈铭枢率领蒋光鼐、蔡廷锴等部自东南边，一齐向长沙反攻，何键也从常德、益阳方面反攻。桂系军队以三面受敌，遂即从长沙退走。

长沙这次失守，蒋介石虽然没有追究何键的责任，但何为了洗刷自己，免不了要向下面追究一番。当何诘问刘建绪为什么不战而退时，刘从口袋中拿出四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刘晴初要他不要打的电报作证，说自己是奉命行事的。何键无话可说，便将刘晴初撤职，以新编第七师参谋长刘膺古（刘是蒋介石派来的人）继任。这次人事更换，对何键来说，既可达到洗刷异己的目的，也可向蒋介石表明态度，以进一步取得蒋的信任。不过刘建绪的

一枪不发，并不是完全由于刘晴初的电报，在我看来，他是有意和桂系靠拢的，否则，象这样的大事，他在得到刘晴初的电报以后，为什么连问都不问一声何键，就一直向后撤呢？

当桂、张出兵攻湘之际，红军在赣的势力剧增，有进攻平、浏，威胁长沙之势。一方面是桂军的进攻，一方面是红军的威胁，对何键的压力确实很大。于是何键派张慕先赴南京谒蒋请示机宜，并求援助。蒋的答复是：“芸樵可以放手去干，只要遵照中央指示范围办事，不会要他一人负责。”一九三〇年七月中旬，红军已开始向平、浏一带进攻。当时何键的主力部队因追赶桂军已开往湘东、湘南一带，留守长沙的仅有第十五师（师长危宿钟）的第四十五旅（旅长王东原）。红军在平、浏一带全歼第十五师和第十九师的四个团后，直薄长沙。何键看到情况不妙，急调刘建绪部回长增援。但刘部行动迟缓，到达长沙时，红军已越过靖港进入七里菴、八里田等地，离城只有一二十华里了。刘部到长沙后，并不积极迎战，反而暗地把自己的罗树甲旅调开，说兵力不够，向何键商调陈光中旅增援。时陈部远在湘南，远水难救近火。结果，红军于七月二十七日攻入长沙。何键匆匆渡过湘江，逃往益阳。

先后不到两个月，长沙两次失守，对登台不久的何键，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何的嫡系部队是刘建绪的第十九师，在这两次战役中，刘都不肯积极应战，引起了何对刘的不满。何曾对我说：“两次丢长沙，都是吃了恢先（刘建绪别号）的亏。”据传闻，蒋介石曾有电令要撤刘建绪的职，何碍于多年旧交，而于上下不去，把电报压下来了。但刘本人是知道的，于是称病跑到上海去了（几个月后，发表他为第二十八军军长，才回湖南）。南京方面，由于长沙的两次失守，不满何键的人纷纷指责，并向蒋

政府请愿，要求惩办何键。这时的何键如坐针毡，多方派人向南京有关方面疏通。不料蒋介石对这问题却一肩扛起，说“中正应负其咎”，使得何键如释重负，衷心感激，更加倒向蒋介石一边了。

何、刘、陶、李的矛盾

刘建绪与何键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期同学，从何键一九一八年在醴陵搞游击队起，就同何在一起，两人的关系很深，后来成为何键统治湖南时期的重要人物，地位仅次于何。陶广也是一九一八年同何键一起搞游击队的（当时何任支队长，下辖四个营，陶广和刘建绪都是营长），以后随何步步上升。一九二八年何任第三十五军军长，由安徽退回湖南，陶任第三师师长，驻安化（何的三个师，除陶广师以外，第一师戴斗垣，驻沅陵；第二师刘建绪，驻湘乡）。李觉是何键的女婿。一九二三年，李在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到第四师（师长唐生智）第二旅（旅长刘兴）当连长。时何任第四师第九旅旅长。后来李被调在何键部下，由唐生智作伐，同何的长女结了婚。李在何键统治湖南时期，先后任过长沙警备司令、第十九师师长及湖南省保安处长。何、刘、陶、李关系如此，以后又怎样发生了矛盾呢？我和他们都常接近，就我所知道的有下面一些事情：

（一）一九二九年四月，桂系败回广西后，蒋介石以桂系军队未彻底消灭，终为心腹之患，于是，委何为讨逆军第四路总指挥，出师讨伐。第四路军共辖三师两旅，即新编第七师，何自兼师长；新编第八师，周斓任师长；第十九师，刘建绪任师长；独立第六、第七两个旅，由陈汉章、陈光中分任旅长。第十九师是何的基本部队，装备比其他师好，骨干也较充实。一九三〇年十

一月，军队整编（新编第七师改为十五师，王东原任师长；新编第八师改为十六师，彭位仁任师长；第十九师番号仍旧，刘建绪任师长），何键想把第十九师的力量平均分配到三个师，以普遍提高部队的质量。刘建绪不肯。何以刘霸住第十九师不放，心里恼火，就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将刘升为第二十八军军长，以李觉接充第十九师师长。刘建绪升了官很是满意，但丢了第十九师，心里又不舒服，对何的这个作法有了意见。

（二）湖南省清乡司令部于一九三三年改为全省保安司令部，何键自兼司令，以刘建绪为副司令，并由我兼任保安司令部的参谋长。保安司令部成立以后，将全省划为六个保安区（后改为九个保安区），各区设保安司令一员。当时全省保安司令部共辖二十四四个保安团，两个保安旅。关于保安团、旅的编练、调遣、人事任免、工作考核等等很不简单，于是又在保安司令部之下，成立保安处，具体领导和指挥这些团队。保安处是个肥缺，不但掌握全省十几万团队，是一项重要政治资本，而且掌握每年上千万元团款，大有油水可揩。因之何键统治集团内部争夺很厉害。何键把它给与自己的女婿李觉，引起刘建绪、陶广很大的不满，认为何键不应把好事都照顾李觉。陶广某次找何键发脾气，说：“十九师师长给李觉就很够很够了，现在又把保安处长给他当，我就不服。这个保安处长他当得，我也当得。”气得何键浑身发抖。事后何键对刘岳厚说：“思安（陶广别号）连这种话都说出来了，怎么算是几十年的老朋友！”刘建绪对此也很不服气。一次何键因公离省，指定保安处长代理全省保安司令，而不按惯例由当时任副司令的刘建绪代理；同时，李觉在行文时，也不署何键的名，直接用“代司令李觉”。刘建绪非常生气，跑到我家对我说，“芸公干的好事！他出去了，要李云波（李觉别

号)代理保安司令。那好,你和我都归他指挥了。”以后何键知道刘、陶二人对此都很不满,于是把这个职务改派四路军总指挥部参谋长刘膺古兼任。刘膺古是蒋介石派来的人,刘、陶当然没有话说。尽管如此,何、李和刘、陶之间又增加一层隔阂了。

(三)一九三四年江西红军北上抗日,何键以十六师师长彭位仁堵击不力,将其撤职,以章亮基接任第十六师师长,并说,章亮基这人可靠。刘建绪听到这话,对我说:“是李云波的姐夫子,当然可靠罗。他能当什么师长,一听见枪声就吓倒了的角色。”词意之间,对何键提拔章亮基很不满意。刘继何键任四路军总指挥后,终于把章亮基撤换了。

(四)一九三五年,李觉因堵击红军,率部驻防常德、桃源一带,章亮基的部队也驻在那里,李要章派一连人在桃源设卡收税。其时,湖南省政府在沅陵设立了省府委员出巡办事处,由我和刘建绪、彭施涿三人负责。某次,陶广到沅陵,对我说:“李云波真胡闹,怎么设卡抽起税来了!他说他可以把账给我看,我看他什么账!这件事根本不应该作。”其实,当时的军队在交通要道设检查哨和税卡勒索钱财,是常有的事,陶广对李觉有意见,可能是二人分赃不均,在经济利益上发生了矛盾,因而闹了起来。

从上面这些事实,可以看出何、刘、陶、李之间的矛盾是很大的。产生矛盾的原因,无非是争权夺利,而何键对李觉的逾格提拔和照顾,又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关于何对李的私心,还有不少具体事例,因事涉琐细,这里就不胪举了。

何、刘、陶、李矛盾的发展,最后集中到何、刘两人身上。刘自升任第二十八军军长后,在何集团内部地位越来越高,军权越来越大,也就逐渐产生了取代何键的野心,主要从他同何键争

夺第四路总指挥一职反映出来。刘当时看到蒋介石对何键的扶植和依靠，已渐渐转移到自己身上来了，有些军事上的重大问题，蒋往往找他商量而把何键撇在一边。这自然使得他有势可恃。一九三五年春，刘竟通过凌璋向何键“逼宫”。一次，凌对何键说：“这个总指挥职务，你只挂个空头衔，实际上都是恢先负责，何不干脆让给他，他也好做事。”又一次，凌进一步威胁何说：“这件事你要好好考虑，莫惹出事来。”凌璋是醴陵人，与何同乡，追随何键多年，当时任四路军总指挥部党政处处长，并兼省府机关报《国民日报》社长，是个非常活跃的人。他的父亲又是何键的业师。凭着这种不平常的关系，他对何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恰在这时，凌想挤掉我搞民政厅长，有求于刘的帮助，于是两人相互利用。凌为了使刘达到目的，不惜使用各种手段，甚至走内线，疏通何家里的人，劝何把总指挥一职交出来。一九三五年秋天，何键被逼得没有办法，向蒋介石自请辞去四路军总指挥职务，以刘建绪接替。刘就任四路军总指挥，把何键的军权拿过来以后，对何更不大卖账。一九三六年我在南京（时我已离开湖南省政府）碰到何键，何对我说：“你看恢先真逼得我不象样！说什么四路军总指挥部的账，交代不清，要我交账。”从这里可以看出，何、刘矛盾已发展到如何严重的地步了。刘建绪要何键交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何键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刘建绪后，一直把经理权保留在自己手里，从刘任第二十八军军长到四路军总指挥，都是如此（最后还是把经理权也交出了）。在何键任内，南京政府积欠四路军经费甚巨。刘任总指挥后，曾派张干群到南京要来五百万元。按何键的想法，这五百万元应该归他，因为是在他任内欠的。刘建绪则认为他已经继任了总指挥，何键应该连账带钱一并交给他，故有逼何交账的事（据随刘建绪最久的